

出使莫斯科記

戴維斯著・梁純夫譯

Mission to Moscow

by

Joseph Davis

行發社版出代年十五

(版再津天)

出使莫斯科記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天津再版

定價：國幣 元

版 有

著 者 JOSEPH DAVIS

目 必 究

譯 者 梁 純 夫

發 行 所

五十年代出版社天津分社

社址：天津第一區宮島街十六號
電話：二局三九〇六號

天 津 民 國 日 報 社 承 印 所

代 售 處

北平中外出版社及各大書店
天津本社及新世紀書店
東北各地今日東北社

當大家差不多一致認為紅軍是弱的時，戴維斯先生告訴總統說紅軍是強的。別的人認為蘇聯的工業不能支持它的軍隊作戰時，他說能夠。甚至當林白嘲笑蘇聯空軍的實力時，戴維斯大使發現它在數量上是雄厚的，在人員上是卓越的，而在品質上比最優良的也沒差多少。當希特勒和斯大林看來像是不可和解的仇敵時，戴維斯先生向華盛頓報告，如果法國和英國繼續忽視莫斯科而縱容柏林，他們會聯合起來。展開在這包含信件和日記的集子中的神奇預言情調，使『出使莫斯科記』成為重要而令人心醉的讀物。

我國前駐蘇大使邵力子先生序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突然發動德國海陸空軍，並糾集許多軸心附庸國家的軍隊，大舉進攻蘇聯，這是一個震動全世界的消息，正如戴維斯先生所說（好像一枚炸彈）。但是，緊接着這個消息，使全世界一切愛好自由的人士得到安慰的，那便是蘇聯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奉命號召蘇聯軍民奮起應戰，以及英國邱吉爾首相，美國羅斯福總統先後宣布盡力援助蘇聯共同抗禦德國。從此以後，民主國家團結起來從事反侵略神聖戰爭的局勢，瞬即完成，希特勒及其夥伴所有侵略者失敗的命運，也就完全確定。我當時更興奮的，是我們久所期待的蘇聯英國美國三大友邦彼此間的瞭解合作，至此得以實現，而這一個期待的實現，對於我們抗戰的前途是非常有利的。

希特勒早有侵略蘇聯領土的野心，但對於德國在東西兩戰場同時作戰的危險，他是非常明白而且盡力避免的；但何以他竟在對英國作戰並沒有得手以前，突然掉轉頭來進攻蘇聯，甘冒巨險，輕鑄大錯呢？據我推想：希特勒平時就低估蘇聯作戰的力量，錯覺蘇聯內部的脆弱，而蘇聯和希特勒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以後的種種措施（例如戴維斯先生一九四一年四月五日所記蘇聯與南斯拉夫簽訂一種友好並互不侵犯條約），使希特勒深深覺得有提前摧擊這個勁敵的必要。另一方面，他未始不存着一種僥倖的幻想，希冀他多年來所佈置的反布爾希維克的烟幕，特別是他最後對英國所作的和平攻勢，或者能發生效力；他以英美當

局看到德國攻蘇聯，可以發生一種幸災樂禍的心理，至少也要坐觀成敗，那就希特勒依然祇有一個戰場，而並無東西兩線同時作戰的危險。倘若根據英美與蘇聯之間一向存在的隔閡，推測英美對於德國進攻蘇聯的態度，希特勒這種希冀，似乎不能說他是完全妄想。希特勒決沒有料到英美聲明與蘇聯共同作戰這樣迅速果決，正如他沒有料到蘇聯抗戰能力這樣堅強偉大一般，邱吉爾首相羅斯福總統英明的措置，是與史太林委員長神武的籌策，同爲希特勒致命的打擊，值得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士萬分敬佩的。

邱吉爾首相和羅斯福總統所以能够如此，顯然是由於他們謀國之忠，有希特勒那樣的大敵橫亘在前面，然當祇有爭取反侵略戰線的擴大和鞏固，其他任何意見情感的歧異都不應計及。但是，倘若他們對於蘇聯沒有深刻的瞭解，他們不能相信蘇聯具有抵抗得住德國的力量，更不能相信蘇聯一定可以與英美合作到底，他們也未必能有那樣睿智的決定，因此之故，我們不能不更敬佩那輔助他們瞭解蘇聯的正確觀察者。

英國方面，大家都歸功於當時駐蘇大使克利浦斯爵士，他是一九四〇年六月中旬到莫斯科任職的，比我祇遲到幾天，那時候，英蘇關係籠罩着不少的疑雲，但他却深信這些疑雲都不能消散，他對於蘇聯的一切早有研究，而做了駐蘇大使以後更是努力研究。他認定蘇聯決非真正與希特勒妥協；蘇聯對德國祇是有限度的避免戰爭，並非在根本上畏懼戰爭；蘇聯倘若遭受德國侵略，一定會全國奮起應戰，並且一定能够奮戰到底。他從這些認定的結果，進而認定英蘇關係不祇可以好轉，甚且有同盟作戰的可能。他並非沒有遇到過困難，有些困難是可以使職業外交家焦悶沮喪的；但他始終以極度的忍耐，保持他的信念，進行他的任

務。當希特勒突然進攻蘇聯的時候，他正在倫敦述職，五天以後，他便偕同軍事代表團從倫敦乘坐飛機直達莫斯科；再隔半個月，英蘇第一次同盟作戰的協定便宣告成立。克利浦斯爵士實在是我在蘇聯時最敬佩的一個同僚。美國方面，便不能不推重本書著者前任駐蘇大使約瑟·戴維斯先生。

戴維斯先生的大名，我到蘇聯不久的時候，便從莫斯科外交團方面聽到了。他雖然擔任駐蘇大使職務祇有一年半的時間，並且他離開蘇聯在那時已達兩年以上，但他在外交團和蘇聯方面所留下的印象還是新的。他遊覽了蘇聯許多重要地方，參觀了蘇聯許多工廠和農場，蒐購了蘇聯許多優美藝術品，大家都知道他對於蘇聯的興趣和情感，超過別的外交人員。但許多人還以為這些祇不過是美國「百萬富翁」的豪興而已，老實說，我當時也並沒有怎樣的注意他。可是，等到羅斯福總統宣告積極援助蘇聯，同時便看到戴維斯先生根據他自己所習見而與最優良的軍事專家意見相反的談話；不久又看到他在滿列着蘇聯藝術品的家中，特開盛大的茶會，介紹蘇聯一切於美國社會的消息；不久就又看這一部「出使莫斯科記」出版的新聞和全書內容的摘要；我才恍然於輔助羅斯福總統和美國國務院正確瞭解蘇聯的，一定要首推戴維斯先生。從這本書裏，我們還可以知道；戴維斯先生對於邱吉爾首相的瞭解蘇聯，也曾有過很大的助力。這本書裏所說的話，我們大致都很贊同，正與我每次聽到克利浦斯博士講說蘇聯，我都表示同意一般。他們兩位都不是職業外交家，但他們都有熱誠，有遠見，他們在這次世界反侵略戰爭中的貢獻，也就是對於將來世界和平事業的貢獻，我相信同是世界外交史上最光榮的一頁。

本書原本的序跋，曾指出戴維斯先生對於蘇聯理解透澈的幾個特點，是很能增進讀者興趣的，其中特別重要的一點，是戴維斯先生早向華盛頓報告「如果法國和英國繼續忽視莫斯科而縱容柏林，會使希特勒和史太林聯合起來」。當蘇德互不侵犯協定公布時，一般人都認為這是完全出人意料的事情；倘若真是這樣，可以造成一種結論；國際關係變幻無定，絕對不是常理可以推測，更沒有什麼因果律可議，這種結論是含着危險性的，充類至盡，可以顛倒一切是非功罪，可以推翻一切科學，更可以使人感覺得外交上根本不必有所努力；戴維斯先生認為蘇德協定「並不是出人意外的」，列舉許多事件來作說明，實在可以矯正那種誤解；我們祇有確信因果律，而慎於造因，始可對於人類幸福有所貢獻。此外，我覺得戴維斯先生的遠見，還有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他看清了蘇聯現政權對於維持和平的誠懇的願望，更看清了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共同立場是兩者都誠意擁護和平。倘若沒有這一點，戴維斯先生所感覺到的蘇聯軍事力量也是一種侵略的力量，我想他所作的結論一定會和現在的恰好相反吧？蘇聯多年以來努力求取和平，今後仍將努力求取和平，本是極容易看出的，祇因有些人自囿於過去的成見，被誤於軸心的宣傳，遂致視而不見，像美國林白先生那樣。抱着「太可惜了」的見解。戴維斯先生的立定主意到蘇聯要排除偏見和虛懷若谷，實在是非常重要的。戴維斯先生這樣的努力，是出發於一種極偉大的精神，就是「爲了文明和世界和平」，我們特別歡喜讀他的書，也正是爲了這一點。戴維斯先生鄭重敘述了美國和俄國人民傳統關係的友善，我們必然會想到中蘇兩國人民間的傳統關係正是一樣，我們也應當認定中國和蘇聯之間共同立場是兩者都誠意

擁護和平。

戴維斯先生在本書的結語中，曾說：英國，美國，蘇聯以及中國，是地球上四大互相爲助的強國，這四大強國的利益不相衝突，這四大強國的聯合資源可以左右國際的局勢，可以擊敗軸心各強國，這四大強國的共同意志和目的是使所有人都生活在安康的世界中，我覺得戴維斯先生不單是正確地瞭解蘇聯，認識蘇聯，同時也正確地瞭解中國，認識中國。我深信戴維斯先生是我們中國的好友，正如克利浦斯爵士是我們中國的好友一樣。

X

X

X

本書譯本初版時，我答應梁純夫先生寫一篇序，未及踐約，深覺抱歉，現在能於再版時補入，而此時已是在戴維斯先生奉了羅斯福總統密命重赴莫斯科完成他的任務之後，我希望讀者能更注意兩點；第一是戴維斯先生對於共產主義國際的觀察，第二是戴維斯先生曾說蘇聯在日本後門這一事實對於美國是有重要價值的。（當然，這一個重大價值。並不祇對於美國爲然。）這可以幫助我們對於國際情勢的研究，可以增強我們對於盟國團結合作的信念。

蘇聯駐美大使李維諾夫序（倫敦版）

關於戴維斯大使的書，已經有這麼許多和那樣熱烈的意見發表過，好像很難有別人說話的餘地了。不過，這書所給與任何讀者的印象似乎沒有比我的強，因為我是被作為一種人證而在這裏面出現着，我可以肯定或否定這裏面所說的話。

關於戴維斯先生本人，沒有再說的必要了，因為他在著者序言裏已表白過，他是抱着虛懷若谷的心地和不偏不倚的態度到蘇聯去的。任何明白的讀者都可以從每頁裏感覺到，戴維斯先生不是那些關於蘇聯的作者之一，他們立意找尋事實或假造的事情來證明已經定下的理論和論據，而假如這些事實不適合於前定的理論和論據，他們便扭曲它們或把它們拋開而憤怒地說『這些事實真是要不得啊？』戴維斯先生把他的意見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他小心地研究它們，井常常從它們的直接來源檢查它們。

由於我的背景和戴維斯先生的是這樣的不同，讀者不能期望我完全地同意他的論點和推測，特別因為我對於某些事實的內情比他知道得較清楚。但這井不妨害我說，戴維斯先生已經用最大的正確性和真實性介紹了他所曾接近過的事實，並且無論什麼時候當他不得不在推測和臆斷的境界徘徊時，在大多數情形中他也已經盡入力所能做到的接近了真實。這使戴維斯先生的書成為關於蘇聯的文獻的最重大貢獻。

站在一個外交官的地位，戴維斯先生想盡方法澈底探求蘇聯外交政策的背後動機，而他確也探出和究

明這些動機了。這使他能够立即估定蘇聯作爲一個和平因子的重要性。他曾經研究蘇聯的軍事戰略的和經濟的潛能，而確定了他作爲一個抵抗日益囂張的侵略勢力的參與者的地位和意義。他因此能够責備那些西歐政治家們的政治盲目，他們二十年來忽略了，甚至拒絕了一個國家，這個國家由於它的地理形勢，它的面積，它的實力，以及它對於和平的懇切願望，應該被認爲是集體安全和反軸心國家鬥爭的任何階段共同行動的基石。保持着對於事件的公正紀錄，戴維斯先生成爲很少幾個當代政治家之一，他們一方面清楚地預見到一次新的世界大戰的日益增長的危險，同時認識到什麼是足以防止這種危險的很少一些手段。後來的事件指出了，有許多戴維斯先生的先見事實上是一些預言，這樣「出使莫斯科記」便成爲那些國際外交上不幸失錯的學生們的必需讀物，這些失錯正是現在襲擊着人類的巨大悲劇起因。

這書的值得重視，還有另外的一方面，一個外交上的新人，出現在一個新的國家，而這個國家不單對於他是新的，對於歷史也是新的，並且在社會經濟結構上和所有其他國家都不同，但是戴維斯大使不單沒有慌張失措，並且他立即找到了通達新現象，而尤其重要的是通達人民的正當路徑，藉賴他們，照他自己所證明的，他常常能够成功別些國家的代表們所失敗的。在這一方面，這書可以當作一本外交技術的指南，在這裏面，有訓練的外交家和新手們一樣可以找到啓迪他們的東西。

此後，我似乎應該說，這書不單給我們呈現了戴維斯先生的外交風格，同時也呈現了他的人品。他的最大特點是他的非常仁慈，他寬大地把這給與了每個和他接近的人。在這書中提及的沒有一個人戴維斯先

生不會說過一句好話的。這顯然是由於他的在每一個人身上都看到一些好處的美德。他曾一度從事過的法律活動使他的行動傾向於辯護人而不是起訴人。要發現他的外交工作成功的秘密，我們也許必須從他的人格的人性方面來觀察吧？

但是這書的最大價值據我看來是，由於它把蘇聯帶回美國的公衆面前，戴維斯大使是在國內繼續着他在莫斯科的使命。而這一使命——創造兩國之間的更深了解——在目前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因為它們的人民已經成爲併肩的戰友，而在戰爭完結之後，或將忙於再建設的共同工作。

蘇前駐義大使托洛雅諾夫斯基跋

隨着電報，電話和無線電的發達，一個外交官的作用似乎要還原爲僅僅是傳遞本國政府的信息給他偶然被派遣到的那個國家的政府了。有些人因此把外交官看成「尊榮的信童」一類的人物。不過，實際上并不如此。除了一個國家的政策常常要從代表它的外交官來作判斷這一事實外，外交官的主要任務是觀察和研究駐在國家的政策和情況。

美國國務院給它的外交代表們的指示說明了，他們的最要任務是「提供情報和結論，使國務院能够構成他的政策並供給它的工作人員以正當的指示。」

美國前國務卿休茲有一次對衆議院的一個議員說：「認爲我們有了交通上的日益便利，便不需要外交使節，這是十分錯誤的。我們需要「人」，我們不能依靠紙片，我們不能依靠直接情報。我們需要能够親身與處理着別國政府要務的人物接觸的人。」

一個外交官須要是一個良好的觀察者，這在美國前駐蘇大使戴維斯的活動上被發明了。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他駐留莫斯科的期間，他對於蘇聯的內部情形和外交關係都曾作透澈的研究，最近他把留蘇期間所寫的報告和信件集成一個冊子出版了。這書在美蘇外交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貢獻。戴維斯的銳敏眼光看清楚了蘇聯的巨大進步，他並感覺到這個國家的軍事力量之強大。他曾列席托洛斯基派賣國犯的審判，而

毫不遲疑地承認他們的罪大惡極。居留蘇聯的外國使節當中，很少有像戴維斯這樣理解得這麼透澈的。

任何人如果沒有親自跑到蘇聯，沒有參觀它的工廠，工場，國家農場和集體農場，以及軍事機關，他能够作出像戴維斯這樣的結論嗎？真的，別些外交使節有的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這說明了不是每一個以外交官自命的人都具有觀察的才能的。戴維斯具備了這才能，而更值得誇耀的是，他現在告訴我們他會怎樣研究蘇聯，和從他的觀察中得出怎樣的結論。

戴維斯不是一個職業外交官。他是一個美國的實業家，他的書並不是要證明職業外交官當中沒當銳敏的心眼，不過他却指出了有時實業家比之一生吃外交飯的人可以成爲更好的外交官。我並不要把戴維斯的書拖入那古老的爭論：誰是較好的外交官，以外交爲畢生工作的人還是偶爾担任外交工作的人。我覺得兩者都有好處。有時職業外交官似乎較爲有用，但在有些情形中，有著新鮮的眼界，而未爲慣例和偏見所束縛的人更較適當。

關於戴維斯本人，值得注意的是他和他的夫人都是富人——戴維斯夫人是美國最有錢的婦女之一。爲什麼像戴維斯那樣的美國百萬富豪能够正確地了解蘇聯的情形呢？答案是很明白的：他們在美國的經濟給予戴維斯先生和夫人以一個廣闊的實踐的眼界，使他們能够看出蘇聯的迅速發展。拿美國的標準來衡量蘇聯，他們看到蘇聯已經擁有規模上可以和美國比擬的企業。他們看到這些企業怎樣被掌握着，並把他們所看到的寫了出來。

戴維斯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但他對蘇聯人民的同情和加強美蘇兩國友誼關係的熱望洋溢於字裏行間。這對於一個美國的百萬富豪也許覺得奇怪吧。但如果我們考慮到希特勒的德國正挾其極端野蠻和極端反動的帝國主義威脅着所有的國家，包含着美國，這當中便實際上沒有什麼稀奇的了。戴維斯是清楚地知道這一點的。所有的文明人類今日都看到納粹流氓羣和軸心匪幫所加於全人類的生死攸關的危險。

我想起了曾任駐美大使二十多年的法國外交官朱士蘭的話：『說服一個國王和他的侍臣們的重要性減少了，了解一個國家的重要性增加了。』後者在目前正是異常地重要，戴維斯的書可以幫助着更好地「了解一個國家」。

美國 OMNIBOOK 版序言

當羅斯福總統選定約瑟·戴維斯出任美國駐莫斯科大使時，職業外交家們在背後暗笑。這樣著名的一個公司律師怎麼能够跟共產黨人處得來呢？他們又怎樣能够跟他處得來——而且他的妻子本身又是這樣一位大富豪？

在莫斯科，戴維斯先生坦白地告訴斯大林說，戴維斯夫人是那樣富有，在她死後她的財產將有百分之八十納入國庫，而他自己也够小康，將有一半以上的財產被歸公。他對斯大林說這些話是要表明美國也像蘇聯一樣，正在試着建立一種公民間的經濟平等。

像本書所包含的日記和信件中所描寫的，這位美國大使了解和同情蘇聯的抱負，但是一點也沒有放棄他自己對美國人用以達到和蘇聯共通的社會目標的不同手段的愛好。而他的長期法律訓練使他追尋事實，而當他找到它們時又能够從偏見中認識它們。

當大家差不多一致認為紅軍是弱的時，戴維斯先生告訴總統說紅軍是強的。別的人認為蘇聯的工業不能支持它的軍隊作戰時，他說能够。甚至當林白嘲笑蘇聯空軍的實力時，戴維斯大使發現它在數量上是雄厚的，在人員上是卓越的，而在品質上比最優良的也沒差多少。當希特勒和斯大林看來像是不可和解的仇敵時，戴維斯先生向華盛頓報告說如果法國和英國繼續忽視莫斯科而縱容柏林，他們會聯合起來。

展開在這包含信件和日記的集子中的離奇的預言情調使「出使莫斯科記」成為重要而令人心醉的讀物。

著者略歷

約瑟·戴維斯 (Joseph E. Davis) 生於威斯康星 (Wisconsin) 省；畢業於威斯康星大學。初在華盛頓任公司稅務和反托辣斯法的辯護律師。威爾遜總統委他當合作事業委員會委員，後來改任聯邦商業委員會主席，從這裏又參加伯納。巴魯支戰爭工業局的工作。世界大戰結束後便脫離公務，直到羅斯福總統選派他出任駐莫斯科大使。他的夫人瑪郁麗。波斯特 (Marjorie Post) 是一位大財產繼承人和社會領袖。

著者序言

那是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我記得這日子因爲這是我母親的生日。那時我正在阿第倫達克山上（在紐約省北部——譯註）。我接到我的老友白宮秘書埃爾利的長途電話，說總統要見我。我立即到華盛頓去。總統在白宮的公事廳接見我。在他的辦公室午餐時他告訴我他要和我談談一個可能的海外外交差事。

他對我說，經過和國務卿商量之後，他決定要我在他的政府內當一個海外外交的差事。他問我願意到那裏去。我回答說，（蘇聯或德國。）因爲照我的意見，這兩者是歐洲最活躍的地點。他的答覆是很別緻的。他認爲在這種情形之下他自己也許最應當去看看蘇聯。而駐巴黎大使斯特勞斯剛剛去世。我很坦白地告訴他說，由於許多理由，戴維斯夫人和我都不願意去巴黎。他說，柏林的位置沒有缺，但也許很快就有了，因爲佐德大使不高興在柏林，也許不久要辭職。就這樣決定吧，他說，你去莫斯科；但是他要我準備在年內過渡到柏林，因爲他極端需要我到那裏去。他知道我能講德語，很高興。他說，蘇聯在歐洲的戰爭或和平上是一個有力的因子，他期望我根據個人的觀察判定那裏的局勢的強點和弱點。此外，在莫斯科服務對於將來在柏林的服務很有幫助。他認爲德國的情勢可以決定歐洲的和平或戰爭。而這，他說，又決定世界的和平或戰爭。他雖然並不過分樂觀地認爲和平可以保持，他仍然要採取一切正當的途徑去阻止歐洲的